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兩個神宗

□李國文

在中國封建王朝中，有兩個神宗，一為宋神宗趙顛，一為明神宗朱翊鈞，之所以著名，都搞過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張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堅持到這位首輔壽終正寢。但張師傳一死，皇帝翻臉，滿門抄斬，雞犬不留，也還是一個半截子改革。「明亡，實亡於神宗」（《明史本紀》），張的新政也救不了頹敗的大明王朝，從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禎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宋史本紀》），這個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時，而且導致黨爭分裂，互訐不止，北宋從此益發衰弱，最後只好南渡。

稍晚於王夫之的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談到這場熙寧變法，不能全歸罪於王安石，趙顛其實要負更大的責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這個趙顛「自命大有為之才，為穎王時，即與韓維論功名」，「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是一個有雄心的年輕皇帝，抱負很大，但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因為大宋王朝這隻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擊，不進行自我修繕完備，焉能有興兵討伐，恢復疆土的戰爭計劃？曹太后說得更明白，「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這期間，並非所有與趙顛唱反調者，都是貪生怕死之輩，都是因循守舊之徒，都甘心情願花大筆銀子和絲綢向外邦買和平，而更多的是頭腦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對冗官、冗兵、冗費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條超載的船，不馬上下沉，就託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儘管有，輕舉妄動，卻是絕對不行的，趙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風浪。

到處碰到的都是搖頭派，都是滅火器，弄得趙顛很鬱悶。他穿上戎裝，戴上盔甲，讓太后看，以為能討個好，兩位老太太直皺眉頭，不以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時說的第一句話：「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讓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這個王安石真敢忽悠這位多少有點怕急，多少有點稚嫩的年輕皇帝，「當什麼唐太宗啊，那算老幾，你是應該當堯、當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學習榜樣！」於是，「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則傾心納之。」這樣，王安石將其多年積累下來的改革主張，推行到帝國的政治生活中來。趙顛總結得非常準確，這個趙顛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

復失土，不收復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勳？於是，「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

說到底，理想主義者的美麗言詞。最能打動的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話的光明前景。而一個生於深宮禁院，長於婦人內侍之手，只是在書本裡學習孔孟之道，只是從老師那裡聆聽古訓，既少接觸社會生活，也少參與政治活動，常居東宮的趙顛，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資，」正好，「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趙顛北平心而論：「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藍本在宋仁宗時代，曾經小試鋒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賞識，寢其言不用，淹蹇而歸。若干年後，神宗卻對他寵信有加，他也以聖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對大宋王朝作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變法失敗的同時，這位要打仗的年輕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勝後，一心求戰，「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隨着戰爭的失利，元豐八年（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三十八歲的趙顛，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按照諡法，「民無能名，曰神。」下有一個小註：「不名一善」。這四個字對同為神宗的宋、明兩位皇帝，倒也蠻堪玩味。

趙顛死後的次年，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四月，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軍事家」王安石，也離開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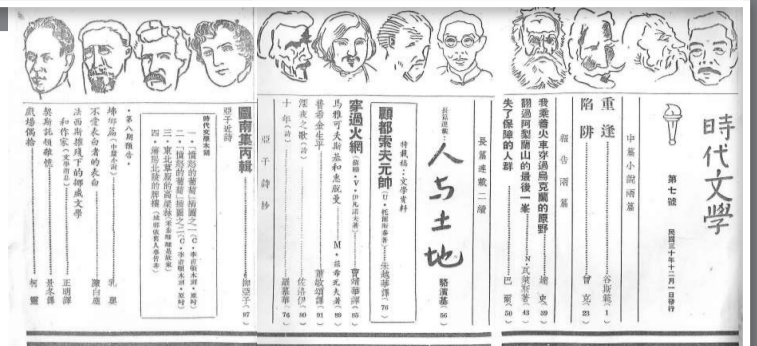
偉大，是中國人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彙，但要給一個人，加上偉大這兩個字的定語，我們不是看他「說」得多麼偉大，「想」得多麼偉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麼偉大，對於時代的「貢獻」多麼偉大，在老百姓心裡的「形象」多麼偉大。光有前面兩個偉大，而無後面的三個偉大，這種半截子偉大的人，任憑你花言巧語，強調尊理，也難以真正偉大起來。

南宋的朱熹說：「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而安石乃汲汲於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財利兵革為先，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滋極矣！」

也許這是對於這位「拗相公」的比較準確的論點。

《時代批評》和《時代文學》

□許定銘



神州舊書店老闆歐陽，從舊書庫中找到周鯨文主編的一批《時代批評》，由一九三八年六月的創刊號起，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的第六十期止，五大本合訂本，標價一千八百元上網拍賣；以六十冊平均算，不過是三十塊一期，但算起來總數卻不低，我以為會無人問津，結果是以二四九〇元售出，除了反映舊書愈來愈吃香，同時亦顯出識貨之人不少。

《時代批評》是本十六開，三十二頁的半月刊，以評論中國時局及世界形勢為主的政治期刊，但每期卻有少量篇幅刊散文及小說。四十年前我曾在北角一個舊書商手中，買得部分某圖書館處理後的《時代批評》，發現第六十至六十五期連載了端木蕻良的《科爾沁前史》，而第六十四期至七十八期（我見到的這期最後，連載未完）則連載了蕭紅的《馬伯樂》第二部。我連忙複印了珍藏。幾十年後的今天，複印本還在手中，但原來的那套《時代批評》卻不知何時處理掉了。我當時未重視《時代批評》，因其內容甚少我需要的文藝作品，而那些時局評論的文章中，很多因受壓而刪掉，不少文章要用口口代替某些不能見報的詞句，開天窗之處甚多。當年少不更事，只覺「讀之無味」，也就不注意，任由歲月淘汰了它們，現在才覺得那正是暴政壓制言論自由的罪証，但也能呼奈何！

除了當年見過的《時代批評》，今次神州上網的那批，是我第二次見到此刊。匆匆趕到神州去，目的是想看看刊物內還有沒有我遺漏了的名家創作。他這批《時代批評》是合訂本，書前有重排的合訂本目錄，迅速看完。很失望沒甚麼發現，只知道這些前期的《時代批評》中，發表過盧夢殊不少創作。盧夢殊是廣東籍的上海作家，一九三〇年代在上海編電影雜誌《銀星》，並經常在《良友畫報》上寫小說，曾出過中篇小說《阿申姐》（上海真善美書店，一九二八）。他抗戰時期在香港寫小說，以筆名羅拔高過一本《山城雨景》（香港華僑日報社，一九四四），書前有葉靈鳳的序，書後有戴望舒的跋，很受他們器重。

我影印留下端木蕻良連載的《科爾沁前史》，是在這批合訂本中最後一期才開始的，即是說我當年所存的《時代批評》，是一九四一年的，約有二三十期。端木蕻良是一九四〇年抵港的，他曾協助周鯨文編《時代批評》，這時期的文藝氣氛應該會較濃些？翻查資料，知道《時代批評》在香港淪陷期間曾休刊，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復刊，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第一一三期才正式停刊。如此「大堆頭」的期刊，恐怕只有大型的一級圖書館才能齊全吧！

我對《時代批評》興趣不大，但對由周鯨文及端木蕻良主編，實際上只由端木蕻良執行的《時代文學》卻有濃厚的興趣！

《時代文學》是一九四一年創刊的純文學月刊，二十五開本，每期約一百頁。此刊究竟出過多少期，何時停刊？眾說紛紛。

由全國第一中心圖書館委員會編的《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北京圖書館，一九六一）中表明《時代文學》曾出過九期，內地只有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圖書館分別存一至三期及一至四期。

陸耀東、孫黨伯等人合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說《時代文學》：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創刊於香港。同年十月出至第四期終刊。（頁四四七）

徐瑞岳及徐榮街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對《時代文學》說得比較詳細些：

四十年代抗戰期間香港唯一的巨型文學月刊。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在香港創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共出六期，第七期已編好，因香港淪陷，未能出版。（頁一〇六九）

其實這三種說法都有問題，出版日期及期數都不對。比較可靠的是劉以鬯的說法：一九七〇年代，專門研究蕭紅與端木蕻良的美國學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向劉以鬯提出同樣的問題，他也無法解答，便向當時在北京的周鯨文詢問。周鯨文這樣說：

創刊號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出版，之後每月出版一期，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總共七期。（見劉以鬯的《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〇））

《時代文學》是非常罕見的期刊，我至今一本也沒有，亦未見過誰有此刊出售。記不起是在誰的帶領下，我一九七〇年代中有幸被帶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閉架室」，讀到了他們所藏的幾本《時代文學》，臨走前還複印了第一至三期及第七期的目錄頁作紀念。萬幸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張張複印紙還留在手邊，證明了周鯨文沒有「老人癡呆」，一點也沒記錯，他比那些具權威地位的辭典還要準確。

端木蕻良在《時代文學》創刊號的目錄頁上，列出了本刊的「特約撰述人」，依姓氏的筆劃為序，排列了從丁玲、于伶、王統照……到羅烽、蘆焚等六十七人，幾乎囊括了當年他能接觸到的文友，可見端木是很有意思盡心盡力辦好《時代文學》的。

端木非常重視創作，從我手邊留下的幾頁複印紙看，他在此連載了自己執筆的長篇《大時代》、駱濱基的《人與土地》；中篇則用過蕭紅的《小城三月》、谷斯範的《重逢》、曾克的《陷阱》、史五的《七里松之冬》；此外，還刊過雷加、艾蕪、劉白羽、以群的小說和劉火子的詩，還有散文、編譯、劇本、雜寫、報告……端木蕻良除了寫小說，還愛繪畫。故而他在創作之餘，還為《時代文學》設計了《畫刊》的特輯，第一期刊的是魯迅一家相片和景宋的手蹟，第二期發的則是茅盾像和他的手蹟，還發表了不少木刻及插圖。

細讀這幾頁目錄，發現第七期（十二月號）有「第八期預告」，將會見刊的是：陳白塵的《不愛表白者的表白》、柯靈的《戲場偶拾》、景冬譯的《契斯頓託雜憶》……看來第八期也已準備好，那一年的聖誕節香港淪陷，這翌年一月份的第八期，是剛好能趕及出版，還是真的未能出版？只能暫時存疑了。

棗樹有官德

□劉克定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緝車，牛衣古柳賣黃瓜」，蘇軾的這首《浣溪沙》，我非常喜歡。棗樹高高的樹幹直指雲天，到開花的時候，那迷人的花香，很遠就能聞到，常有一些老人被這香氣吸引，帶着椅子到樹下來閒聊。快結棗子的時候，花落了，無數白裡透黃芳香襲人的花瓣，經軟軟的風一吹，紛紛揚揚落下來，撒在人們的髮上、肩上，那情景，就像蘇軾詞裡所描寫的一樣。

在我足跡所到的一些地方，無論屋場、庭院、道旁，時常能看到棗樹。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湘贛地區一些保存較完好的古衙門裡，也有「年紀」不小的棗樹的身影。如一次在江西出差，就看到浮梁縣的衙門的天井裡，有兩棵棗樹。這座古衙建於唐武德四年，被稱作「江南第一衙」，保存比較完好。因年代久遠，屋宇已幾經修飾，但這兩株棗樹飽經風霜，仍然青枝綠葉，虬蟠特立，生機盎然。大抵還不到開花的時候，枝頭尚未着花。我驚喜之餘，在棗樹前駐足良久。

湘贛地區自古政治經濟發達，行政區劃明確，官制健全，縣有縣衙，州有州府，各司其職。縣衙是比較小的官府，而縣令不過是個基層幹部，所謂七品芝麻官。

浮梁縣雖小，政聲卻很好，出過好幾位清官，留下了好口碑。如清代的饒紹德、黃木等，在《池北偶談》、《感應類鈔》中均有記載。僅從衙門裡保存的一些對聯可見一斑：「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又如「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鐵面無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勞本是份內事，拒禮為開廉潔風」……都是勉勵官員廉潔自律，視百姓為衣食父母，不貪，不懶。仔細品味，作為古代官員，有這樣的認識水準，是很令人欽敬的，這大概與棗樹有一定的關係吧。

浮梁的老百姓解釋說：為什麼要在衙門裡栽棗樹呢？因為縣令這個官大小，有的人寒窗苦讀，為的是當大官，不想當小官。所以當時的「上峰」（皇帝）就要求官員在衙門的庭院裡栽上棗樹，作為鏡子。老人们說，棗樹不同於其他的樹，別看它的花骨朵小，它的每一朵花都要結果的，從不開謊花。而棗子顆粒雖小，粒粒香甜。皇帝的用意很明顯，是要官員學習棗樹，不要嫌官小，也不要把官位看得太重，要緊的是能腳踏實地，幹點實事。聽這麼一說，棗樹在我的心裡更加有了份量，在官位高低上，斤斤計較者確是不少，用棗樹來

做一面鏡子，真是再好再恰當不過了！我想，據說當時很多衙門裡都會栽過棗樹，只是年代滄桑，沒能保留下來，浮梁縣的這兩棵棗樹福壽綿綿，亭亭玉立，堅持守望，香飄至今，令人仰止！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政治、經濟、文化，基本上都屬農，那時候知識分子唯一的發跡之途就是讀書做官。在這條路上，走出了許多愛國愛民的有識之士，產生了許多好官，這是歷史的真實。久之，便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官文化。從這些楹聯內容看，就帶有濃厚的傳統官文化的色彩。又如「一朝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奉錢」（韋應物），「為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杜甫）……總的基調是做官要為國為民效力，清正廉明，有所作為，多幹實事。至於貪官污吏，是不能指望嚴格的選官制度和厚重的文化積澱可以杜絕的，這也是歷史的規律。「一變蠅子就蠅人」，我想這與約束機制不嚴、為官者的人品官德太壞有關。

只有植根於土壤，心繫百姓疾苦，腳跟才牢，腰板才硬，才可以拒腐，清廉。哪怕是棗子官、芝麻官，在做官人上，也應該用這面鏡子常常照照自己，也像棗樹那樣踏實，誠實，事無鉅細尊卑，默默奉獻，香飄千里。

當城市的心跳幻化為沙漠的風，柳葉跋涉於岸上虛無的海洋，不能豪華地跨越時光的浮華喧囂，逝為一片向前湧去的琉璃波濤。

無論是翠綠的夏季還是橙黃的秋天，夢裡的山坡永遠盛放相依依戀，只需一縷夢想牽引現實的絲線，心靈的春風便造訪幽寂的山巔。

山崗的白雲棲息幾許前世迷霧，思緒蒸發穿透陽光燦爛容顏，花瓣千朵飄搖落下紅塵故事，淡藍氣息掩埋月白的深宮。

絕美歌音總在晚間輕輕飄來，忘情的舞池滑行流浪他鄉，悄悄的我帶走的是人世的眷情，植一片相思遍布藍百合山谷。

07/11/2009 夜

藍百合

□文榕

散文詩二首

□楊永可

新燕

春風南國來新燕。
嶺南人對新燕親暱的心態，來自新燕殷切嚮往南方春天的濃情，冬天一過，就不遠千里逕直飛來，在曾住過的家園築巢。
出雙入對的恩愛，如朝露潤漚過的杏花初綻的笑容，令人艷羨不已。
繞花穿柳，銜泥銜蟲，在歲月中碌碌匆匆。
於潛沉中自在，於樸素中美麗，於勤勞中幸福。
常常把暖色衝進巢中，演繹為金色的呢喃。
某些現代人愛情的脆弱，面對新燕，心靈也許會黯然失色。

鄉村女人

奶奶常常追憶昔日一個鄉村女人，叨叨着她的軼事見聞。
歲月深處的一對紅蠟燭，曾見證她蓋開紅蓋頭，成為一個男人的糟糠之妻，開始了艱苦共挑的歲月。
丈夫早逝，嗷嗷待哺的兒女，需要她用孱弱的肩膀，扛起一個沉重的天空。
追憶她的男人，都被她拒之門外。居心叵測的男人，搜索枯腸瞎編着她的排間聽事。
風月的信手塗鴉，衰老了她的清秀，浚深了她的褶皺。她的一生，字字淚血。
往昔中國的鄉村女人，一步一踉蹌，悲痛地行走在人生路上。她們不似浮雲的腳印，今天，是否苦對着時尚的同居和不夜情？

